楊一清方得時名善招援士大夫陰樹黨通餽遺珪數規其失一清不能堪遂越次陞珪禮部實違之也李東陽婿爲儀制郎前尚書以東陽故遇之厚恣其所爲珪乃按其廢法事類笞其吏胥郎遷他曹避去時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者會番僧奏討腴田千頃爲大慶法王下院珪佯不知者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例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田亦竟止優臧賢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

之因請改牙牌製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
爾優敢亂祖宗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此爾
禍無既矣優乃戢而聽命
以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
壬申七年春正月黃河清
陞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爲右都御史
劉六等雖擁衆數萬然多脅從之徒其親信善
戰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驅脅從良民與
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
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甚至屠戮平民前後報
功萬計而眞賊無一獲者大用等復帶權勢子
弟僕從數多糜費廩餼自出師芻粮犒賞至費
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毛鋭遇于眞定敗績召還
鋭衰老怯懦所領京軍萬餘皆未經戰陣鋭至
眞定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宣府遊擊許泰兵
至救援鋭僅以身免失其所佩將軍印徵回京

師以與谷大用同事不問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文升性介特寡言笑舉止嚴謹脩髯偉貌望之爲異人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于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謚端肅

遣宦者陸誾督諸軍討賊

禮部尚書傅珪致仕

誾以陸完等討賊無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下廷議衆觀望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而以冒功者多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民囂然思亂禍旦夕及　宗社吾輩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唯唯將何待乎議罷疏上竟遣誾傳旨令珪致仕

江西南昌府知府李承勛擊破華林寨賊平之

時副使周憲討華林賊戰死賊勢大熾總制陳
金檄朝廷贈憲宮諡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
給事中黎奭往勘李承勛督兵勦之勛招降健
賊黃奇約爲內應勛帥壯士五百人夜鄧枚入
賊壘斬首三千級餘衆奔潰賊遂平移兵擊碼
瑙寨東鄉賊皆平之

二月賊掠襄陽遂破泌陽

趙燧等率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鄧攻破泌
陽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燧盡發其先世塚墓
焚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
之曰吾恨不得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
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燧以馬文升家在圍中
引衆去之

三月總兵馮禎與賊戰敗沒

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敗之

夏四月賊掠徐邳官軍大破之

劉六齊彥名等自河南轉掠徐邳官軍與戰于
古縣集諸處破之俘斬千餘諸酋渠殆盡彥名

等獨挾三百餘騎潰圍而逸馳至河西務京師發兵捕之又復越臨清而南往來飄忽如蹈無人之竟

以王雲鳳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大

夏五月江夏擒趙燧

燧爲寧夏官軍所遏轉掠至大安官軍復追擊敗之其下多散亾燧初爲諸賊畫策據臨清斷餉道以窺京師所過毋擄掠攻下州縣即分兵守之諸賊本起群盜志在子女金帛不從至是燧知事不成乃削髮詐爲僧欲投江西至武昌軍爲卒趙成所執檻送京師伏誅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馬炳然

劉六等奔湖廣炳然將赴官遇彼執脅使降不從遂遇害

賊犯鎮江官軍禦之敗績

賊沿江東下入鎮江官軍禦之敗績賊遡流而上犯九江南康又東下掠常州凡往來三過南京官軍不敢遏

八月賊泊狼山官軍勦平之

賊劉三劉六邢老虎等相繼死止餘劉七齊彥名勢益衰聚舟泊狼山之下忽颶風大作晝夜不息賊舟皆解散飄墮乃登山團聚副總兵劉暉率官軍攻之劉七勢急赴水死彥名爲宣府兵張鑑所殺餘黨盡殲之劉六等本起烏合躪中原殆遍城陷者什三死者什五僵尸遍野幾致動搖朝廷命將出師調發無虛日卒鮮成功幸大風覆舟乃就撲滅蓋亦傲天幸云

論平賊功封谷大寬爲高平伯陸永爲鎮江伯仇鉞進封咸寧侯陸完加太子少傅同掌掌事

大寬大用弟永閭弟其餘用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千百戶者凡千餘人

冬十月進楊廷和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召邊將江彬等率兵入京師

江彬蔚州衛指揮使兇狡不可測從張俊征流

賊頗有戰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得見上　上喜
彬機警留侍左右賜國姓爲義兒彬因言京軍
不習戰請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各
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出戍春秋更番上下
內閣議李東陽等力陳其不可不聽促令擬旨
東陽復陳十不便不報竟以中旨行之

十月命右都御史陶琰總軍務事巡視兩浙

羣盜未平故勅琰總軍務至則劉六已殘滅桃
源賊已聽招撫人心甫安而瀕海諸郡颶風毀
堤三百里居民漂溺以萬數琰即親按其地出
帑銀賑救築堤捍水自蕭山至餘姚凡五萬餘
丈水患遂息

南京吏部右侍郎羅玘致仕

十一月李東陽致仕

東陽柄國久值權倖亂政嘿嘿無所匡救脂韋
阿從保全祿位公議薄之

建鎮國寺于大內西城

以王瑤儒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以王守仁爲南京太僕寺少卿

十一月洪鍾罷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

蜀盜麻六兒等久未平巡按王綸劾鍾縱寇殃

故罷而以澤代之

十二月虜亦不剌殺阿爾倫可汗走西海虜中立

阿不孩爲可汗

妖人李五以幻術惑延安愚民劫縣殺人

致往巡撫應天副都御史艾璞卒

璞南昌人生平孝友立朝持正侃侃不少阿爲

劉瑾中禍瀕死播遷及瑾誅衆望召用其卒也

人皆惜之

癸酉正德八年春正月以儲瓘爲南京吏部侍郎

瓘見諸佞幸用事力請改南未幾卒瓘淳行清

修與人無競而自守介然交遊稀寡數起數辭

有難進易退之節云

二月眞帖木兒還吐魯番

甘肅守臣請歸眞帖木兒乃令哈密三都督奄

克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眞帖木兒西還

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孛剌不肯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至土魯番因留不還

四月起副都御史陳壽巡撫陝西

時陝西兵荒之後軍民疲敝而鎮守中官廖堂横甚椎剝無厭楊一清以壽忠鯁輕去就起之田間壽至堂斂戢不敢復肆

以孫需爲南京刑部尚書

設　皇店

五月以陸完爲兵部尚書

北虜寇大同

虜五萬騎由大同入犯寧武關山西震動守臣請調他鎮兵戍大同者還守關兵部議寧武三關所以蔽山西而大同以蔽寧武也若專守寧武是自撤藩離非計大同兵不宜動而別調内地兵戍寧武從之遣仇鉞總兵出禦虜與戰於沙河失亡多以捷聞未幾虜退召還

官軍敗桃源盜于婺源

江西桃源賊用兵歷年費以萬計終不能平參

政吳廷舉单騎入賊營招降爲賊所留勒以兵不爲動从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左右有謀勇者執其酋以出總制俞玉檄諸路兵進勦敗之裴源賊窟欲降按察使王秩欲受之議者以賊反復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殺來降者賊復大亂四出刼掠副使胡世寧上言平賊之策惟勦與撫今處置失宜恩威倒施賊益無忌憚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此庶安輯之效可尋崩解之患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恐江西之患不止于群盜也

夏六月戶部尚書孫交致仕

以王瓊爲戶部尚書

桃源盜平

賊自裴源之敗逾饒信奔掠徽衢應天浙江江西三省兵夾攻之殺戮始盡餘黨悉平

八月以石珤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巡撫宣府王雲鳳致仕

拜牙即叛降土魯番滿速兒遣人據哈密

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孛剌叛中國從土魯番奄克孛剌不從奔肅州拜牙即棄城走土魯番滿速兒令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入哈密取金印哈密諸酋請遣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而忠義令火者他只丁等守城有勞使使遣土魯番諸酋金幣使者至哈密滿速兒率衆亦至分據剌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窘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干是滿速兒日夜謀侵甘肅自是西邊多事矣

冬十月虜入宣府塞

以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中官錢能養子也脊提儇巧上絕愛幸之賜國姓養爲義子令領錦衣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姦悉隸屬焉權傾中外

十二月河南左布政使楊子器卒

子器慈谿人初舉進士爲縣令即有異政歷所至輒以賢能著聞

贈誠意伯劉基太師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

楊廷和請　上避殿下詔罪已求直言因上疏勸上早朝宴罷深居簡出勤日講通言路還邊兵革內市罷　皇店出番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條皆剴切　上不省御史張士隆應詔上言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薊盜之亂不知警悟方且與居無度暱近匪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于卧內徹夜燕遊窮極土木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禍機之萌皆不知也宜痛懲前弊急爲改圖中書舍人何景明　上言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后妃不得常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皆今日創見前朝所未聞也夫甲馬馳騁之場何如廣厦細旃之上市井戎醜之類何如談經論道之儒樂彼厭此臣所未喻皆不報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平四川群盜

二月　上始微行

上微服直近倖朱寧張銳等馳騎從與遊畋射

獵自稱朱壽出入無節北抵黃花鎮諸處

改張燦爲南京兵部尚書

以王守仁爲南京鴻臚寺卿

三月賜進士唐皋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復寧王護衛屯田

宸濠驕橫僭侈潛蓄異志術士李自然又妄言濠有天子骨相濠益喜南昌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數與濠交懽結爲婚姻安福舉人劉養正僞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濠延致之與士寔俱爲謀主因相與計議大事必借兵力圖復護衛知錢寧臧賢方幸用事乃行萬金賂錢寧而與賢深相結輦金數萬寄賢家分賄諸要地人費宏江右人也颺言于朝曰寧王金滿長安矣若從其請如虎而翼江西將無噍類而兵部尚書陸完故與宸濠善又受錢寧指遂援祖訓言當復寧王護衛楊廷和亦入宸濠餽不令宏知擬旨竟復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先是錢寧欲交懽宏會寧誥贈三代乃具百金
飲器遣所親夤夜餽宏宏却之寧恚既又以議
寧王護衛發其私遂讚宏于　上言宏私其故
人子黃初及第且曰乾清宮災　草詔歸咎朝
廷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宏引咎乞歸遂并其從
弟編修寀皆罷
以靳貴爲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巡撫延綏僉
都御史吳世忠乞致仕許之
六月以孫需爲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爲南京禮部
尚書
以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
七月虜寇大同宣府
八月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軍務經略哈密
滿速兒既據哈密遣使遺甘州守臣書索金幣
萬計并求還城池金印不則入犯甘肅總制鄧
璋請如張海故事差重臣督師往經略廷議遣
彭澤往給事中王江言兩帥並置事權不一宜
罷遣不聽

江西右布政鄭岳除名提學副使李夢陽罷

宸濠既復護衛益驕橫岳先爲按察使每執法裁抑之宸濠大恨時李夢陽爲提學宸濠慕夢陽才名折節下之久之夢陽墮其術中不知也夢陽與巡按江萬實以事相訐奏遣大理寺燕忠勘訊下夢陽獄論罷會宸濠修夙憾誣陷鄭岳亦罷爲民岳素與夢陽不相能遂疑夢陽傾之夢陽自此不振

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謫編修王思爲嶺南驛丞

思上疏指斥佞倖杖闕下謫爲驛丞尋以杖傷卒

十一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

泰家居族黨有犯必以是非直告有司曰無以泰故屈法縉紳無行誣者雖造請拒不見生平寡言笑奉身儉約不取非義許進嘗曰雍世隆與華嶽爭高年八十卒

冬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時給事中王昂劾一清秉銓不公詔謫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乞留昂不聽竟謫爲休寧縣丞王雲鳳家居貽一清書曰山中屢聞讜言一疏人尤傳誦昔不聞唐介初貶數月即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推薦超陞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羅倫淪落以死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如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貴勢安在哉用舍之間士風之繫扶持正人則士風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竊恐奔趨冒貴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希進直亮之言無由上達僕以古人功業望執事故敢布其愚一清得書爲之悚然

乙亥正德十年春正月

二月以楊廉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三月大學士楊廷和憂去

四月以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

閏四月以楊一清爲武英殿大學士直內閣張永錢寧援之也

以陸完爲吏部尚書

以王瓊爲兵部尚書

慶陽伯夏儒卒

儒循禮畏法子姓臧獲皆遵約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閒然時稱其賢

以楊廉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以石珤爲禮部右侍郎

召彭澤還掌院事

澤至甘州以貂裘二千白金器皿賂土魯番說使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城池澤即奏哈密事定甘肅巡按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未聞請罪嘗數侵西邊哈密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谿壑後來之變難以逆覩下兵部議陸完可其奏王瓊代完覆請留澤甘肅斬貴從中主之竟爾還

兀良哈入馬蘭峪塞參將陳乾戰死

成化以來兀良哈雖陽順陰逆時通北虜犯邊

然未敢大爲寇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出塞掩殺邊釁遂起累入侵掠動稱結親北虜以恐喝中國諸部惟朶顏花當最詭其子把兒孫驍勇善戰至是結北虜入馬蘭峪塞參將陳乾禦之爲虜射死順天巡按急發兵伏虜歸路邀擊斬六千級奪還虜獲甚衆

五月以陳壽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壽去陝軍民數千人泣送于途擁肩輿不得行

六月命兵部侍郎陳玉提督軍務都督桂勇爲副總兵帥師討兀良哈

玉至兵未出塞虜遣使請貢馬謝罪遂班師

秋七月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致仕

朱寧以鈔二萬發浙江諸郡易白金三萬兩良永上疏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待哺之民嗷嗷千里而寧復朘其膏脂以填谿壑臣若隱忍不言則民心傷矣民心傷則國本搖是不可爲寒心乎且朱寧藉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

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何乃病狂喪心負　恩賊民伏乞　陛下割私愛明正典刑已領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如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肆無厭之欲蠶食天下　陛下于時悔之晚矣疏入寧頗懼乃委過其下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銀還民時寧怙寵恣横舉朝無敢言者獨良永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遂三上疏乞休去

八月起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

以毛紀爲禮部尚書

虜入固原平凉

十月以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時宸濠逆謀漸著陰蓄亡命結江湖羣盜刼掠郡縣所得金帛悉輦京師賂權倖内外拮構莫敢誰何生殺自恣藩臬諸大吏皆屈膝屏息不敢逆其意朝議遣才節大臣鎮撫其地備非常乃屬燧燧聞命嘆曰授我艱危地當死生以之止携二家僮入南昌

冬十月逮江西副使胡世寧下獄謫戍

世寧在江西見宸濠益橫無道乃發憤上言寧王自復護衛以來威焰日張剝害遍及窮鄉官司受其鈐鑠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乞簡才望大臣假以便宜潛備意外之變更戒王恪遵祖訓奉持常憲止治國內事勿撓有司務則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矣疏入宸濠大懼遍賂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世寧先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歸匿宸濠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挾 上旨捕世寧並逮時李承勛爲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再經冬世寧獄中三上書言寧濠必反言官徐文華輩交章論救得減死戍潯陽

十一月以王鴻儒爲吏部右侍郎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虜寇榆林

夏四月安南陳昌弑其王賵

賵懦弱群下擅權虐政亟行人不堪命陳昌及其子昇作亂殺賵莫登庸推賵弟譓爲王昌奔據掠山

五月風霾大旱

六月加王瓊太子太保

虜寇大同命兵部侍郎丁鳳總督軍務總兵劉暉帥師禦之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

七月虜寇宣府總兵潘浩禦之敗績

浩再戰再敗指揮朱春王唐戰死虜遂入宣府殺掠無算浩追奪散官諸將罰治有差

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

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東陽力救得免一清深德之至是東陽病劇一清偕梁儲就問之東陽奄奄垂絕矣若有所欲言者一清知其意慰之曰國朝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于榻上頓首曰荷諸公矣未幾卒

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八月大學士楊一清致仕

一清以災異自劾因極陳時政得失中有讒言可以惑　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等語　上弗省而錢寧江彬輩聞之不悅于是爲蜚語干上前譏刺一清會有諸生朱大周奏訐一清陰私事極其醜詆一清遂乞骸骨歸

以葬見兼文淵閣大學士

寧王宸濠殺南昌衛指揮戴宣

宣歷守備濠怒進謁遲杖殺之沒其產

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

初彭澤遣使土魯番未還澤即歸闕甘肅巡撫趙鑑亦遷操江李昆代之滿速兒使寫亦虎仙持金印來索幣昆止與襍幣二百且質其使令還忠順王哈密滿速兒與怒遂復據哈密大入

爲患芮寧禦之戰沒亡七百人騎滿速兒抵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約其諸降夷及夷使入貢者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箠殺之嬰城自固守而使使通瓦剌搗其巢破三城滿速兒狼狽歸

九月以王守仁爲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十一月以黃珂爲工部尚書

十二月監察御史陳茂烈養親卒

先是吏部以茂烈貧不能養母奏改爲晉江教諭資其祿不就既又奏給月米又辭曰　陛下隆孝里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備至臣雖勉盡心力未盡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之情固欲自盡養養月米心實不安奏　上不允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强

起號慟寢地疾轉亟卒林俊爲治殮具都御史
王應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醇孝
行如徐仲車而所處猶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
其家林俊嘗曰陳君穎悟既深克養益粹隱秉
質行可對天地眞管寧黃憲之流也

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三月加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兼太子太保

賜進士舒芬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斬貴罷

初辛未會試貴奴鬻題受千金事發坐奴罪是
科貴方以病在告忽稱愈復出典試衆益疑言
官羣醜詆之貴遂乞骸骨去

畿內饑命都御史李鉞賑濟

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

五月以毛澄爲禮部尚書

六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以王鴻儒廖玘爲吏部左侍郎

以顏頤壽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逮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下獄並除名

初土魯番之逼肅州也哈密貢使失拜炯答在圍中九疇疑其爲變亦箠殺之至是其子馬米兒黑麻入貢至京上書訟寃言澤九疇激變番夷致啟邊釁下兵部議王瓊故與彭澤有郄劾澤九疇欺罔遂并逮下獄　詔廷鞠禮部尚書毛澄議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　國家專之可也王瓊厲聲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于　國家利乎不利乎先是彭澤恨朱寧亂國每語人曰吾恨不手刃此賊王瓊輒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澤來君私察之一日招澤過其第匿寧屏後故激澤罵寧寧大銜之比奏上遂罷澤及九疇爲民李昆降叅政

七月加蔣冕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士毛紀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以許逵爲江西按察司副使

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刼掠焚官府縱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守仁知宸濠有逆意乃三疏請提督軍務名討賊實防濠也王瓊素知守仁覆奏許之守仁日夜練兵教射不數月得精兵數萬人

八月　上幸昌平遂出居庸關至宣府而還

時邊將江彬許泰劉暉及指揮神周李琮皆月國姓稱義子屢導　上出宮遊戲至居庸將獵塞上巡按御史張欽諫閉關三上疏諫不聽遂出關至宣府大起宮殿號家裏迷留忘返百官屢請回鑾不報

八月以吳廷舉爲副都御史賑濟湖廣貴州清平苗反命湖貴巡撫都御史秦金鄒文盛合兵討平之

九月　上獵大同陽和城雨雹星隕虜寇大同　上率諸將擊之虜引去

上至陽和聞虜入塞親部署諸將禦虜總兵王勛遇虜于應州被圍　上督兵援之虜少却會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引而西追至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　上乃還是役也乘輿幾危賴諸軍死戰得免南京給事中孫懋上言自江彬進用以來蠱惑　聖心遊衍驅騁廢棄萬幾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幸昌平流聞四方已駭人耳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北抵塞上致引虜深入使各鎮之兵未集强虜之衆旦來幾何不蹈土木之轍哉若彬在一日不除國之安危未可知也不報

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討橫水盜平之

初橫水賊　天鳳與贛南諸賊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累年征之不能定守仁將進討與僚佐議曰諸賊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賊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不先去腹心之患而欲

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冦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若先破横水左溪移兵以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衆曰善守仁乃親帥兵自南康入直搗横水出賊不意賊礁潰遂破其巢乘勝進攻左溪斬首二千數俘獲倍之餘賊奔桶岡

十一月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仍直文淵閣

廷和服闋梁儲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居已上人多其能讓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平桶岡賊

守仁既破左溪進兵桶岡桶岡天險四山辟立中盤百餘里林谷幽阻止有小徑可入守仁曰賊已據勝地難與爭利當以計取之乃先遣人諭以禍福賊方議降猶豫未即決守仁督諸軍乘其懈而擊之賊遂潰俘獲二千有奇斬馘千餘破巢三十脅從者悉釋之餘黨悉平

加兵部尚書王瓊少傅兼太子太傅

十二月以王廷相爲四川提學僉事

閏十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討郴桂猺賊平之

上還京

封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

論應州禦虜功也

戊寅正德十三年正月

上復出居庸關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平浰頭賊

初諸盜中惟浰頭賊酋池仲容最黠聞桶岡左溪已破不自安陽納款實間緩師且僞言爲龍川新降民盧珂等所逼治兵自保非敢抗王師也守仁知其詐故好撫之會盧珂來告變守仁佯怒杖珂繫之獄以安仲容且下令休兵歸農仲容喜率其酋四十人來謁守仁伏甲壺之即發兵搗其巢衆無主遂大潰俘斬無算守仁因奏立安遠和平二縣控扼要害諸賊藪盡爲治境數年大害一旦蕩平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尊謚曰　孝貞純皇后

上還京

上復出居庸關

三月　上還京

遣使迎番僧

時烏思藏安傳國中有童子記生前事以爲活佛　上遣使迎之所至驛騷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巡撫江北叢蘭各上疏諫　上不報南京御史陳有年亦諫　上怒逮下獄喬宇復疏救得釋

夏四月　上至昌平謁　六陵遂獵于密雲

上以　后梓宮將祔葬因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遂幸黃花鎮密雲諸處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上還京

秦王請益封地不許

秦王惟焯三上疏請開中屯田爲牧地錢寧輩皆入王賄請　上許之兵部引　祖訓執奏

上不聽促令內閣草　勑楊廷和蔣冕稱疾不出梁儲曰皆引疾如國事何草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爲不軌不利　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庀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六月江西大水

起右副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

秋七月　上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

虜寇寧夏塞入花馬池大掠秦隴

小王子死阿爾倫嗣立爲太師亦不剌所弒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猶可汗也然亦稱小王如故

八月　上在大同

九月　上在大同

十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

江彬等扈從矯令邊官獻虎豹犬馬索金錢萬計所至縛辱官吏縱放死囚强奪民婦女莫敢誰何

十一月　上在榆林

十二月　上在榆林

時　上巡遊不已儲胤尚虛禮部尚書李遜學等議欲建儲君守朱寧陰通宸濠謀入寧世子梁儲厲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王瓊亦力助儲言議遂寢

命僉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

己卯十四年春正月　上在榆林

二月　上還京

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下詔南巡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以江彬爲副將南巡命內閣草勑楊廷和等諫言人君爲天之子四方萬

國皆其臣妾何爲假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貶損
天地易位冠履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時出
巡遊久不視政人心危疑奈何又復爲此萬一
宗藩之中或援引　祖訓指此爲言　陛下何
以應之恐朝廷之上禍亂從此起矣疏入不省
于是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便殿召梁儲面促
草詔儲對曰　陛下爲天下主奈何自貶損與
臣下同臣草勑是以臣名君臣不敢奉命　上
大怒按劒曰不草勑伏此劍儲免冠頓首流涕
曰臣逆命罪當死死則死耳終不敢草良久
上乃擲劍起

三月兵部郎中黃鞏等伏闕諫止南巡俱下獄杖
闕下謫降除名有差

上將以三月壬子東巡祀岱宗歷徐淮吳越浮
漢入楚登武當時宸濠蓄逆謀朱寧蕭敬等皆
與交通江彬又握兵柄在　上左右人情洶洶
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諫
武選郎中黃鞏曰　上巡遊本起江彬誘惑彬

方席寵擅權無敢斥言者吾不可舍彬爲支語乃上疏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壞於邊帥之手至是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亂本已成禍變將起　陛下弗知也　陛下近日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　陛下懼焉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同榆林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姦雄窺伺待

時而發變生 [illegible]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
救無及 陛 [illegible]切時悔之晚矣伏望深惟往事
之非翻然悔[illegible]下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
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
御之女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已失之人
心如是則尚可爲也至江彬臣但見其有可誅
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
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illegible]
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
不止天下之人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
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依
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此危
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
預建親賢以承大業乎宜于 宗室中遴選親
賢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誕生 皇
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
以固實 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

駕員外郎陸震方具疏欲上見輩疏即毀其草
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二人自分必死翰林脩
撰舒芬亦率同寮上疏曰通者　陛下駕巡西
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　上徹于天
傳播四方人心震動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
逃竄萬一群聚嘯呼爲禍不細尚有痛哭泣血
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
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除革年間事爲故事也特無人
以此言告　陛下耳使　陛下得聞此言雖禁
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遊哉於是
進諫者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阻之曰
主上聞諫者即欲引刀自裁諸君且休矣衆相
顧而退獨吏部員外夏良勝禮部員外萬潮太
常博士陳九州疏入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
部姜龍兵部張鳳刑部陸俸行人余廷瓚大理
寺周敘等各聯疏入俱不報醫士徐鏊獨以醫
諫　上大怒逮諸　上言者百三十有三人俱

下獄跪午門外五日舒芬等一百七人各杖三十疏首調外任餘奪俸半年黃鞏等六人各杖五十徐鏊邊戍鞏震艮勝潮九州俱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俱杖五十降三級調外餘十七人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朝士忠鯁者斥逐一空陸震竟死杖下同死者王事何遵劉校林參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刑部照磨劉珏凡十二人

京師風霾晝晦水溢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疏諫

死闕下

諸言官既杖謫天色陰霾京師晝晦人心驚駭公卿被唾罵擲瓦礫晨夕出入不敢待辯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官城內南海子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明驗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兩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劍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汙　帝廷洒土掩血耳殞命獄

中後至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鄙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廕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馭極褒卹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議

四月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尚書

福建福州軍亂

福州軍進貴葉元保等因月餉不足遂糾衆作亂欲殺布政伍符不得乃閉城門勒部伍大肆刼掠刻期將攻延平有卒姚壽鍾通等率衆突入其營諸賊倉卒不知所爲貴縊死元保就擒餘黨解散

五月遣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宦者賴義戒諭寧王宸濠

宸濠逆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群盜
淩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爲羽翼又與
李士實等謀密舉事恐以反名人心不服伺宮
車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乃分布奸黠
水陸孔道調中朝事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
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孫燧日夜
防備托禦寇爲名料理兵食事甚悉城進賢南
康瑞州請重九江湖東兵備權便徵發又恐宸
濠一旦起刼會城兵器假討賊盡出之外府嘗
嘆曰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處分故速滅
按察副使許逵勸燧先發後聞燧不可曰如此
使賊反有名燧七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爲宸濠
伏途諸奸所得即逵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
索金璧謝不得　上聞宸濠居母喪矯情飾禮
要燧舉賢孝燧欲緩其謀爲奏於朝是時江彬
寵日隆張忠與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及
燧奏至　上覽之駭曰保官求遷保藩王欲何
爲耶忠因乘間言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不

軌奏內稱王孝議　上不孝稱王早朝議　上
不朝　上疑之詔捕治宸濠調奏事者諸奸匿
臧賢家複壁中竟不可得於是御史蕭淮等合
辭言寧王包藏禍心招納亡命反形已具　宗
社安危在於呼吸宜逮其黨疏入江彬張忠等
又力贊　上楊廷和以復寧王護衛由已恐禍
及乃請如宣德間諭趙王事遣駙馬崔元等戒
宸濠使改過仍削其護衛廷和又議令兵部發
兵觀變王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等請
選兵備江右留中日久第如議行之可耳廷和
默然

加王瓊少保兼太子太師

六月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
死之

初戒諭寧王詔下京師喧傳謂遣官逮宸濠也
寧府偵卒徐華馳報宸濠值宸濠生日方宴得
報大驚宴畢密召劉養正曰詔使北來且用蔡
震擒荊王故事奈何養正曰事急矣發不可緩

旦日各官謝宴可就執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壯士伏府中及旦各官入宸濠立露臺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曰安得有密旨請一觀宸濠曰　孝宗爲李廣所誤抱養民間子天祚暗移我　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於茲矣汝等不知耶燧曰安得妄言濠曰不須多言我往南京汝肯從我乎燧怒張目直視厲聲曰天亾二日國亾二王宸濠叱左右縛燧許逵大呼曰孫巡撫朝廷大臣反賊敢擅殺耶宸濠并縛逵逵且縛且罵曰賊今日殺我明日朝廷碎汝萬段因顧燧曰早從我言當不至此宸濠令賊衆推至惠民門外逵罵不絕尸賊以劍斫其項屹立不動與燧俱被害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宸濠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參政陳果劉棐參議許效濂黃宏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繫於獄思聰宏俱不屈死宸濠乃僞置官屬以劉吉涂欽萬鋭等爲太監李士

寔爲太師劉養正爲國師王春爲尚書凌十一等爲都指揮叅政王綸李敎僉事潘鵬師夔布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從賊許達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巡撫一副使即爲位易服而哭人問故曰副使必兒也吾兒素尚忠義今必死賊手矣

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頴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

宸濠令閔廿四吳十三等帥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陷進攻九江知府汪頴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九江人開城門納賊兵宸濠復遣使西出報降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其使嬰城固守

睿聖獻皇帝崩

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卻之

宸濠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士實遂與養正造僞檄指

斥朝廷謂　上以莒滅鄫　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襍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并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禮黷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西遊山陝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宸濠乃留宜春王拱㮮典寶萬鋭等守南昌自帥舟師順流而下欲直趨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鋭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攻安慶城中守禦甚嚴數日不能克以潘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鋭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張文錦族誅鵬家賊勢大沮

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

宸濠反時守仁方將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且

知宸濠追急易服駕漁舟急走臨江知府戴德儒聞守仁至延之入城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密邇南昌不如吉安又以三策籌之曰賊若出上策出不意直趨京師則　宗社危矣若出中策趨南都大江南北未可保也若出下策但據南昌此成擒耳守仁又恐宸濠兵出諜言受密旨知宸濠將反令兩廣湖廣南京江浙各命將出師會討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李士實家屬謬托腹心密語之曰吾只應敕旨且聚衆者也寧王事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乎宸濠得諜果疑遲回數日始發守仁至吉安

上疏告變與知府伍文定謀傳檄四方暴宸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又遣人密書與李士寔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等若約爲內應而既發故令人洩賊黨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速獲之遂疑士寔等士寔等勸宸濠去安慶直進南京否則出蘄黃趨京師宸濠遂不聽

王守仁攻復南昌宸濠解安慶圍而還守仁逆戰

于鄱陽湖大破擒之

守仁既傳檄諸郡於是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等各以兵至大會於樟樹鎮衆請先援安慶守仁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勢若越二城而援安慶時回軍死鬬是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傾其巢穴賊失内據衆心搖動必狼狽而歸可一戰擒矣皆曰善守仁遂引兵趨南昌師至城下城中驚潰一鼓克之擒拱樑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宮眷縱火自焚宸濠聞南昌急解安慶圍而還諸將以賊勢強盛請壁壁以待其至守仁曰賊勢雖强本逢大敵今進不得退退無所歸勢已消沮若出奇擊惰不戰而自潰矣乃遣伍文定邢珣等分道併進乙卯與賊迎于黃家鎮擊敗其前鋒丙辰復戰官軍少却文定立砲石間火燎其鬚督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乃敗走宸濠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丁巳守仁令以小舟載荻乘風縱火焚之賊大亂諸

軍乘之遂執宸濠及其子大哥并李士寔劉養正劉吉王綸等婁妃投水死擒斬三千餘級死者無算濠既被擒泣曰紂用婦言亡我不用婦言亡悔何及矣初京師聞宸濠反諸大臣礁懼不言所爲王瓊曰有王守仁在何憂旦夕成擒矣卒如瓊所料

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卒

鴻儒南陽人博聞多識學有體要明習國家典故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趍名者益趍利于社稷生民無益也卒謚文莊

逮陸完蕭敬錢寧臧賢下獄尋赦敬

言官劾完等交通逆濠并逮下獄已罰蕭敬白金二萬兩赦出之仍掌司禮監

致仕南京吏部右侍郎羅玘卒

玘致仕家居宸濠重玘欲招致之以百金爲壽玘聞之先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人高其誼至是卒

八月帝親討宸濠大學士梁儲蔣冕邊將江彬許泰扈行

上初聞宸濠反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策上亦欲假親征南遊而太監張忠等見錢寧事敗又欲因此邀功於是　上自稱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下詔親征廷臣力諫不聽行至良鄉守仁捷音已至　上不發使至南京奏聞

九月致仕南京兵部尚書林瀚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安

九月　上至南京

時江彬許泰輩先率兵至南昌嫉王守仁即造蜚語言守仁始與宸濠通既聞六師出乃擒濠以脫罪欲并執守仁爲功守仁覺之遂發南昌親獻俘彬等遣人邀之謂當縱濠鄱湖俟　上親與戰而後奏凱論功守仁不聽至杭州與張永遇守仁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爲

亂奸黨應之恐遂成土崩之勢于時始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行爲群小在君側欲調護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將順　上意猶可挽回萬一逆之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事惟公籌之守仁信其無他乃以濠付永永爲　上備言守仁功張忠等讒遂不得入已而守仁還南昌忠等使北軍嫚罵唐突欲借以起釁守仁畧不爲動顧厚撫北軍問勞有加人人感悅曰王公待我厚安可犯之群小計卒不行

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以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邢珣爲右參政

冬十月　上在南京

十一月　上在南京

十二月　上在南京

以鄧璋爲南京戶部尚書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　上在南京

上在南京欲就舊壇大祀天地梁儲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邊軍

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無人臣禮奴視公卿潛懷不軌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毋事稍裁抑之彬不敢甚肆一日彬索各城門鑰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竟不與彬毋假中旨有所求宇必請面奏彬計不行彬導　上遊牛首山三宿不返禁衛軍夜大呼譟彬懼乃還

彗星見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上在南京

夏四月　上在南京

五月　上在南京

江西大水

以副都御史李承勛巡撫遼東

六月　上在南京

秋七月　上在南京

八月　上在南京

上駐蹕南京久復欲遊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

當而後還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力請
回鑾泣跪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中使傳諭得報
乃起
閏八月　上至鎮江幸靳貴宅
冬十月　上班師還
以王瓊爲吏部尚書
禮部主事鄭善夫請改曆元
善夫奏言今歲及去年三次月食臣皆同欽天
監官登臺觀驗初虧復圓時刻分杪多不合占
步蓋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天誠亦未易
歲差之法晉虞喜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
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
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郭
守敬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密矣今據法推
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
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故二至之
時只爭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一日
百刻而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

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宜定也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足者也若皆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矣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

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占天之書
國法所禁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明理然後
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
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
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不報

十二月　上至通州

宸濠及其逆黨拱樑等伏誅

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
四川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　上還京

起費宏少保戶部尚書仍直文淵閣

以石珤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以羅欽順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浚白茅河

三月　上不豫

上寢疾豹房諸大臣皆不得見獨內侍及諸義
子在左右行人張岳請日令大臣二人侍疾防
意外之變不報

丙寅 上崩於豹房 皇太后遣大學士梁儲等迎興獻王長子嗣位

上崩無嗣 慈壽皇太后與楊廷和等定議憲宗次子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乃以遺詔遣祖訓兄終弟及之義遣儲及吏部尚書毛澄內臣韋霦迎取嗣位

江彬伏誅

時彬握重兵蓄異志楊廷和恐其爲變乃請皇太后以計誘彬入伏壯士西安門內執之下制暴其罪厚賞所部遣卒散遣歸鎮下彬錦衣獄論死磔于市籍其家黃金七千斤白金二十餘萬斤珍寶不可勝計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即 皇帝位

梁儲等至安陸奉上金符 上受之四月壬午午辭興獻王墓慟哭不能起從官皆泣次日發安陸瀕行 聖母曰吾兒此行負荷重任毋輕言 上曰謹受教藩邸扈從諸臣長史袁宗臯等凡四十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諸王府供饋悉

謝不受癸卯至京駐驛城外行殿楊廷和令儀
制郎余才具儀請由東安門入君文華殿百官
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命即從行殿受箋由
門入日中登極　詔天下以明年爲嘉靖